

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

字 幕

第一集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反动派举行卖国投降政策，我东北江河沦丧，三千万同胞陷入了十四年亡国奴的悲惨生活。

“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东北人民解放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全东北，我东北人民即将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协定，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集结重兵向我东北解放地区发动进攻了……。

字 幕

献给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坚持在四保临江敌后的战士们。

第一集

一九四六年二月，中长路中段东部山区。

白雪覆盖着群山。山拗中可见一片片黑色的松林。立陡石崖的峭壁下一条蜿蜒漫伸的路盘山而上。

半阴半晴的天空飘洒着青雪，阵阵北风刮得干树枝“嘎嘎”作响。东北的天气还是很冷很冷。

“驾！”一辆载人的胶轮大车正吃力地爬坡。马儿“呼哧”——喘着粗气从鼻孔中喷射出一股股白色的雾。

伪满警察署长，现任国民党驻柴泉镇特派员程中佩坐在车厢正中。他身穿狐狸皮袄，头戴土耳其皮帽，一条长围巾裹住脖颈。他三十多岁。蜡黄脸上一双深陷的眼睛里含着一股杀气。此刻他得意地看看身边的同伙。紧抿着黑紫色的薄唇微微冷笑。不知他和谁说话：“共产党，你来吧！”

拥在他身边的土匪们，一个个头戴皮帽子，身着各种棉衣，他们口吐秽语，嘻皮笑脸地挑逗同车的一个年轻妇女。这女人惊恐地躲闪，向坐在车尾的姑娘投去求救的目光。

车尾端坐一个学生打扮的姑娘，她是程中佩的堂妹；女高毕业生程木英，她二十岁，身穿一件墨绿呢大衣，短发、一张秀丽白晰的脸上有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她被惊动，猛转过头看到一切，顿时气愤难忍，怒视这群无耻之徒。

土匪们知趣地收敛了一下，偷偷溜了程中佩一眼嗤嗤地笑。

程木英气呼呼地掀起大衣长毛皮领，遮住自己半边脸，避开土匪们邪恶的目光，仅露出那双忧郁、气愤的眼睛盯着车后的石子黄土地。

突然那妇女一声尖叫，继而是土匪们一阵狂笑。

程木英刷的涨红了脸，猛然跳下车，拎起自己的小皮箱，站在道上——

车上的程中佩伸头向后望望喊到：“木英，你怎么了？快上车！”

程木英倔强地转过身。

程中佩跳下车，跑到程木英身边劝道：“走吧，天不早了。”

程木英斩钉截铁地：“他们都是什么人！我不能和这群土匪无赖坐在一辆车上！”说罢径直往前走，脚下带起一片沙土。

程中佩赶上前拦住木英：“妹妹快上车吧！”木英：哥，我的腿坐车坐麻了！我想走走！顺小路回堡子去！你先走吧！”程中佩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跳上车“那你就走吧！”

车轮越转越快。

程木英呼出一口闷气……

路边田埂上支楞着去冬的荒草，稀稀疏疏的杨柳泛着青色。

“驾”又是一辆胶轮大车从广阔田野的大道上穿过河床，直奔这条山道颠波而来——

车上坐着新上任的五区区长纪英和他的战士们。

纪英身着军装，肩上挎着一个军用皮包。红润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明亮微微上翘的眼睛显出刚毅而聪慧，他清秀英俊，在军人的气质中略带文静。

本地战士王春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扬起胖胖的脸问纪英

“区长，你看咱这疙瘩咋样？”

纪英微笑着说：“好！很好。东北是个好地方！”

王春来摘下皮帽子，头上冒出一股热气，他抓抓头皮自卖自夸地：“这儿土地肥，一把能捏出油来。新高粱米煮的饭煞白，肉头。就上小豆腐别提多阔了！”他好象刚吃完似的咂咂嘴咽口唾沫：“不是吹，我们这儿的大葱长的末腰高！”

班长李仁伸出大手抓起帽子给王春来扣在头上：“别瞎吹！”

战士小刘笑着说：“真的，吃了这碗想那碗！”

车铃叮叮当当的响——。

山道两侧的土坡上，一片片的干树枝上仍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山里红果，白雪红果红白相间完全是另一翻天地，老板鞭子一响：“进山了！”

纪英被这大自然的景色所吸引，那棱角分明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排白玉般的牙齿，他指红果问道：

“那是什么，能吃吗？”

矮胖战士小刘眨眨大眼睛：“咋的，区长你连山里红都不认识？！”

王春来把鞭子往老板手里一塞跳下车，爬上山坡摘果子去了。

车慢下来。

小刘：“区长，你是老八路从延安来，陕北和这块一样吗？”

纪英：“不一样。那是老苏区，这儿才刚解放……”他长吁了一口气，出神地望着对面的荒山坡。

画外音：“离开了你，我的主力部队。离开你了，革命圣地延安——”。

他无限深情地遥望天边——。

延安浮现在他眼前。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山坡上一排排窑洞；青凉山上的宝塔；白练似的延河流水；宽敞的抗大礼堂。

他眼前又浮现出中长路中段一个繁华的县城。横贯南北的铁路，火车轰鸣；耸入云端的水塔；贯穿全城的大街，宽宽的柏油马路两侧一幢接一幢的楼房，几座大店铺厨窗上挂得花花绿绿的。卖各种小吃的呼叫着，摆摊的争抢着生意，人流熙熙。

纪英穿过闹市顺着马路拐进县委大院。

县委办公室门前。

纪英习惯地正正军帽，推门而入立即被这里的情景吸引，他轻轻地合上门。

通讯员王春来扑在县委书记刘文怀里痛哭。他身上沾满泥土，手里拿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军用皮包。

刘文略显疲劳的脸上，一双熬红的眼睛里含满泪水。

王春来哭诉：“昨天晚上秦区长开会回来在河滩树茅子里叫人打了黑枪。”

刘文两眼冒火，一支拳头狠狠地砸在墙上地图标有柴泉镇的红圈上，哽咽地：“……这个地区牺牲了我们两任区长！”

柴泉镇三个字在纪英眼里越来越大。他眼里突然闪动着复仇的光，毅然地：“政委，派我去吧！”

刘文凝望他那坚毅的目光，激动地抓起他的手，走到地图前。

“现在东北形势十分紧张。敌人主力部队已经占领沈阳，我们主力部队在四平一线集结，敌人就要进攻了。苏联红军在中长路还没撤完，国民党以外交关系为理由，硬按了一个国民党县政府。斗争十分复杂！”

纪英全神贯注地听——。

刘文指着柴泉镇：“这个地区是四县交界的大山区。它在中长路东侧沈阳的大门口，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我们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

纪英眼里熠熠闪光。

刘文：“柴泉镇的伪满地方反动势力投靠了国民党，组织政治土匪破坏我们建立区政权。党要求你尽快地把它变成动支援我军，打击敌人的一块根据地！”他拿起军用皮包庄严地交给纪英。

纪英双手接过背在身上，举手敬礼。

山坡上。

王春来飞似地跑下，追上了大车掏出一把山里红果先塞给纪英。

“区长，尝尝咱这疙瘩的山货！”

纪英转身默默地接过山里红——

王春来扒开一个大的：“区长，你看白瓤的，尝尝！”说着塞进纪英的嘴里。纪英嚼嚼立即酸出了口水，继而又细细品味便甜丝丝吃了起来。

王春来看纪英吃的很香，他眉飞色舞又一一分给李仁、小刘等。

纪英点点头：“好吃！”又扔进嘴里一个。

战士们兴奋地笑了起来：“区长，你是咱山里人喽！”

纪英兴奋地从车里坐在车厢板上，拍一下老板“快！”

王春来抢过老板的鞭子，“驾——”随着一声清脆的鞭哨响，惊飞起树上的喜鹊。

车快速上坡——

河床越来越远——

山越来越高。

树越来越密。

突然一群野鸡扑楞着五光十色的翅膀“嘎嘎嘎”从道边树林中飞起——

小刘指着野鸡喊到：“真肥呀！李班长，打！”

班长李仁咧开大嘴：“好嘞，晚上野鸡肉熬酸菜。”

战士们立即活跃起来：“对！改善生活！”

李仁举枪瞄准——

纪英突然发现前方路边石头上坐一个人，他闪电般抓住李仁的枪：不能打，前边有人！”

李仁伸头看看，满不在乎：“打不着！”

纪英：“把人吓着也是违犯群众纪律！”

小刘吐吐舌头。

李仁长出一口气：“到嘴的肥野鸡吃不成了！”他收起枪。

大车艰难地爬上山坡——。

路边。

程木英坐在石头上捶着腿，显然是很累了。她站起身来不停地回头盼望——。

一阵“得得”马蹄声，大车拐过山角从木英身边驶过——。

车上的战士们注视着深山中这个孤身女人。

程木英一阵喜悦，当也看清整车带枪的人顿时紧张起来，慌忙低下头故意放慢脚步——。

车好象故意地放慢车速——。

程木英鼓起勇气抬头打量车上的人。

战士们一张张朴实忠厚的面孔，友好而礼貌的目光，使程木英顿觉轻松，她轻轻地吁出一口气：“我在城里见过……”。她紧走几步欲言又止，最后下了决心慢慢举起手。

“吁”——老板对纪英：“柴泉镇的。”

纪英看看天色：“带上吧。”

老板扳闸，车停下。

程木英手提小木箱站立不动，小刘忙往车箱挤挤，腾出车尾一块地方指点着：“上啊！”“快上！”

程木英微红的脸上绽开一点笑容，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轻声地：“谢谢”。她从兜里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

纪英无意偏头看看程木英，正碰木英的视线，四目相对——。

程木英略显惊慌地打量纪英——。

画外心声：“我见过他……”。她慌乱的说：“谢谢我不坐车。”径自走了。

纪英收回目光，微微皱起双眉苦苦思索——。

画外心声：“我见过这个女学生——”。

县城，一幢二层楼前。

门旁挂有青天白日的国民党的白底黑字牌子，上写《开原县国民党党部》。台阶两侧站着两名何枪实弹的哨兵。

纪英从街尽头走过来，特意地停在国民党部门口往里看看——。

两哨兵紧张地盯着面前站着的八路——。

纪英嘴角挂一丝冷笑，刚要离开，忽然程木英从大门里匆匆走出来，她轻快地跳下台阶，意外地发现面前站着一个潇洒英俊的八路军，惊奇地闪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两腿象柱子似的定在地上。

纪英此刻被木英灼热的目光看得不自在，他转身走开——。

程木英自觉失态，两颊泛起红晕目送纪英那矫健的身影——。

走出不远的纪英禁不住回头一看，程木英仍站在那里，他象逃跑似的加快了脚步——。

（闪完）

纪英，他低头问王春来：“她是柴泉镇的？”

王春来轻声地：“嗯那，是大地主程怀的亲姪女。念大书的。在小学校当老师。”

纪英眉头拧起个大疙瘩。

活跃战士们顿时哑了。小刘想笑不敢笑。李仁觉得别扭，摸摸脸上的胡茬，瞪木英一眼“哼”一声。

大车顺坡而下——。

纪英放眼望去，南山下大片大片的稻田和宽宽的河床，顿觉开阔——。

王春来指指还封冻的河床：“那就是柴泉河。”

纪英望着柴泉河两岸密密的灌木林间杂着黄色的草陷入深思——。

三岔路口

小刘：从后边跳下车：“区长，刘书记来了！”

刘文：带一个骑兵班赶来“没遇见什么情况！”

纪英：“停车”。他跳下“刘书记，你怎么来了！”

刘文：“沈阳送来情报，敌人派了一个叫什么先遣团的政治土匪队伍，从草市窜到我县东部山区。我来通告你们有所准备。另外我去清原县联系配合消灭这伙土匪。”

纪英：“这股敌人现在什么位置？”

刘文：“可能窜到清河沟李家台一带”又说：“你们路上遇见什么情况？”

纪英：“没有”

刘文：“程宗佩带着十来个人已经来到五区。你们小心别再出什么不幸事件”

王春来：“刘书记，秦区长就是在这块遇难的！”

刘文、纪英和战士们低头看到地下滚打的痕迹，冰冻的血水。刘文，纪英和战士们脱帽向烈士致哀。纪英擦一把脸上流着的泪水，沉痛的说：“我们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刘文：“现在东北形势十分紧张，斗争十分复杂。要时刻提高警惕。那个先遣团县大队已经出发，包打，包消灭它。这里就由你独挡一面了，保重，我走了！”

纪英：“刘书记请放心吧，这五区的程宗佩我也包了。”转对战士们说：咱们走一会。我们要把五区建成一个支援我军的打击敌人的一块根据地，现在柴泉镇的伪满地方势力投靠了国民党，他们组织政治土匪，破坏我们建立政权，刘文书记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完成任务：同志们，有信心吗！”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区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纪英：一挥手，“好，上车”他环视一下四周，看着柴泉河：河南有村子吗？”

王春来抢先回答：“有，我家就在河南。”

纪英：“好，上你家！”

王春来高兴地“区长，真上我家？”

纪英点点头，王春来欢喜若狂，拍拍马屁股：“快！”

大车上了柴泉河封冻的河床，压着积雪发出“滋滋”的声响。车上了南岸，驶进田野中的小道，往山口走去。

王春来欢喜的脸上渐渐罩上愁云，他咂咂嘴。

画外心声：“野鸡也没打上，家里光有酸菜……，大正月里给区长吃啥？”

车爬上山坡，拐进山沟里仅有几家的小自然屯，车停在只有两间草房的小院门前，王春来抢先跑进院。

“妈！妈！来客（且）啦！”

王春来妈，一位六十多岁慈祥的东北老太太，身上衣服补丁落补丁，但洗得干净利落，她忙放下手中的针线下地迎出——

纪英一行人进了草房——

王春来兴奋地脸微红，忙介绍说：“妈，这是咱新来的区长！”

王妈妈吃惊地看看纪英等人，反身跑到门口望望，回身插上门：“你们又是这么几个人？

……

纪英亲切地叫了一声“大娘”！

厨房里

王春来拉着妈妈问：“家里还有啥？”

王妈妈看着儿子着急的样子，笑笑说：“进屋吧，这些事妈妈张罗！”说着从门后拿出一面袋榛子和一小盆尖把梨交给王春来，王春来如获至宝接过来跑进屋里。

王妈妈忙刷锅烧水。灶口冒出一股股炊烟——

屋里

王春来把榛子倒了满坑：“快，吃吧！吃榛子呀！这东西可香了！”

王妈妈进屋系上围裙对纪英歉意地：“穷山沟没啥可吃的，吃点榛子和尖把梨，别见外，吃吧！”说完从地下木箱子下面摸出一个小铁锤子交给纪英。

纪英莫名其妙地举起小锤子不知干什么用——

王春来拿过小锤子砸开一个榛子递给纪英——

小刘砸开一个大的抛在半空，熟练地接到嘴里“嘎嘣”吃的喷香。

纪英又拿起黑溜溜的尖把梨问小刘：“这梨怎么是黑色的？”他咬一口没咬动——

小刘“格格”地笑起来没完，拿下梨放到小盆里。

王春来忙倒上半瓢水在盆里：“缓缓再吃！”

小刘看纪英不解忙说：“区长，别看这梨象个铁旦子，缓出来，可好吃了。细发发的象晕油”。

泡在盆里的梨子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王春来拿出一个嗑下冰皮。递给纪英。

纪英咬一口觉得香甜可口，不住地点头：“好！好！”

房门口

纪英走出来习惯地看房前左右地形。李仁、小刘紧跟在后面。

树下

一个木柴垛下，小刘隐蔽起来放哨。

街上

王妈妈急忙走进一个石头砌起矮墙的院里。叫一声：“大山——”她推门而入。

大山家里

一间简陋的草房。炕上有个铺盖卷，地下有个破箱子，箱子上面摆着几个饭碗、筷子等物。

黑嫂，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张琪，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两个正抱着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他就是大山。大山两眼通红，手里拿把菜刀，正欲夺门——炕上婴儿哭啼——

王妈见状抢下大山手中的菜刀，摔在桌上，厉声地：“大山，你给我坐下，充什么好汉？人家手里有枪有炮，你是不想活了！”转对黑嫂：“黑嫂，背上孩子跟我走！”

大山铁青着脸“扑通”倒在炕上，头枕在手掌里，直楞楞地望着房箔，两滴大眼泪顺着耳边流下。

王妈妈爬上炕，替大山擦去泪，疼爱地：“大妈知道你难受……走，上我家看谁来了！”

大山侧过头：“谁？”

王妈消声：“咱又来个区长！”

张琪惊喜“真的！”

王妈妈：“别吵吵，快回家叫你爹。”

张琪一蹦多高跑出门——

王妈妈对黑嫂：“他们跑了一天了，帮我烧火做饭。”

大山“蹭”一下窜到地下两步跨出门。

街上

黑嫂背着孩子，端两盘黄米面粘豆包快步走进王春来家——。

大山一手托着几块冻豆腐，一手拿两把粉条子。回头看看后边的张琪。

张琪连蹦带跳的追上大山进了王春来家小院。

张老爹，张琪的父亲，六十多岁的庄稼老汉，怀里抱着块狍子肉，手拿一壶酒紧跟在儿子身后——。

王春来家厨房，

厨房里弥漫着热气，锅台风箱上堆放着人们送来的东西。

王妈妈正淘米做饭，她用脚踏脚踏灶口燃烧出头的木柴——

王春来抱一捆柴进门扔到地上，他乐得合不上嘴，抹一把带黑灰的脸蹲下烧火。灶火照着他那红红的脸庞

菜地旁

“咣咣咣”黑嫂两袖挽起，麻利撒脱地切酸菜，她向脑后拢拢被汗粘湿的头发。黑红的脸上两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里充满喜悦。她把细细的酸菜丝搂在盆里——。

此刻这里的气氛犹如办喜事一样热烈和谐。

屋里

炕上已经放好桌子。桌上除几双筷子只有一个酒壶几个小酒盅。张老爹笑咪咪地拉着纪英说话。王春来端进一个“辟辟叭叭”串火苗蹦火星的大火盆。屋里立即暖和起来，人们伸手烤火。纸窗上那一小块的玻璃上白霜溶化。

王妈妈忙活的额头渗出汗珠。她收拾起桌上的东西面对纪英说：“没啥吃的，家里家外凑个“熊瞎子上炕。”

纪英一怔“熊瞎子上炕？”

张老爹爽朗大笑：“你们没吃过咱这土玩艺儿。”

门帘掀起，黑嫂“悠”一下端进一锅狍子肉熬酸菜，冻豆腐，粉条子。她把锅放在火盆的支架上，菜锅顿时开了起来。“熊瞎子上炕”原来是一大勺酸菜杂会汤坐在火盆上咕嘟嘟的发出响声。

纪英拉着一一直闷闷不乐的大山挨自己坐下。张老爹把李仁拽上炕，小刘被春来拉着，张琪推上炕后春来和张琪跑出门去——。

人们团团围在火盆四周，亲如一家。

张老爹接过黑嫂递过的饭碗突然问纪英：“咱这儿不太平，你们在道上没遇到啥？”

小刘：“土匪到没碰着，碰上程家大小姐，她想搭我们的车！”

张老爹心中微微一动，脸上略带不安。

柴泉镇

群山环抱的柴泉镇一片萧条。远处一家门前挂着一个殡葬用的白帆，在北风中瑟瑟抖动。隐约传来哭声。街南侧一家小店铺门前冷冷清清，摆着几盒香烟，火柴之类的商品。

一个光头敞着怀，足踏一双破皮靴的人，眼睛通红，呲一口黄牙喷着酒气，伸出熏黄的脏手抓了两包香烟转身就走。他就是地癞宋驴，人称瞎眼邪神。卖烟老人拉住他要钱，瞎眼邪神瞪圆唯一的一支眼，踢翻货摊扬长而去——

几个忧心忡忡的行人缩头耸肩象躲瘟疫一样惊慌走开——。

卖烟老人浑身颤抖指着邪神，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瞎眼邪神回头看看，得意洋洋踏上程家大院台阶——。

程木英拎着皮箱一直站在街对面目睹这一切，汗渍渍的脸上骤然变得苍白，雪白的牙齿狠狠咬住下唇，望着前面那高高的台阶，自家的大门，两条腿象灌铅一样沉重，她那美丽动人的双眸包含着孤独哀怨。一层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程家大院门前

这是一座地主的深宅大院，丈高的院墙四角耸立四个炮楼，象四只饿狼似的蹲在那里。门楼高大，门前铺三层青石石阶。

木英慢慢走到门口，迎面跑来两个小女学生对木英深鞠一躬：“程老师你可回来了！”她们拿下木英手中的皮箱——。

木英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搂着他们上了台阶，推开虚掩的黑门。

院里

木英刚刚踏上红砖铺的甬道，从正房老地主程怀的卧室传出一阵狂笑，木英厌恶地看一眼，向西院小月亮门走去——。

正房门推开了，尹老尖探出头，这个地主大院的管家，五十多岁。一双小眼，微胖的脸上总挂着不疲倦的笑容。嘴里露出两个把门的金牙。腰间系着一串“稀里哗啦”的钥匙。他跨出门追上木英——：“大姑娘，你回来了！听说舅老爷高升了，恭喜——。”

木英停下脚没回头：“有事么？”

老尖：“今天少东家大喜了，客人都来齐，老太爷请你去。”

木英这才转过身：“你告诉老太爷我很累。”

正房门“砰”一下被撞开，挤出来大地主程怀肥胖的身躯。他圆头大耳，两只金鱼眼充满血丝。穿一件团花缎短皮袄挽出白袖头，一支牙签仍插在牙缝里，他叫一声“木英——”

木英不得不停下，礼貌地：“大爷”。

程怀急不可待的：“你可回来了！”他“咯咯”地打两饱嗝接着说：“今天是你哥哥高升的日子，人客（且）全了，你也进去看看，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程家的女人！”木英勉强的跟在程怀身后。

正房堂屋里。

八仙桌上布满酒菜，几个地主豪绅模样的人和同车来的几个土匪围坐在八仙桌旁，一个个吃的红头涨脸，频频向程中佩敬酒，桌边一个白色磁盘中有几个小红纸包及金戒指等物。

程中佩扫了一眼磁盘上的礼物，抱抱拳说：“各位厚意我收下了！”说着脱下皮袄扔到炕上，眉飞色舞地：“不出三个月，国军就占领全东北，打到黑龙江以北去！打到鸭绿江以东去！各位，咬牙坚持三个月，天下还是咱们的！”小声神秘地：沈阳咱的大本营派来一个先遣团现在就在东山里，只要各位卖力气，有你们的官做！”他忘形的大笑起来。

木英站在门口皱着眉头向四周看看——祖宗牌位的红桌上燃着三柱香供奉着程中佩的委任状。墙上仍悬挂着程中佩当警察署长时手扶日本战刀的大照片。

程怀走到八仙桌前，指指门口的木英介绍道：“各位不是总要看我家女学生嘛！这就是我姪女，木英！”他象欣赏一朵花似的“怎么样？啊——”

豪绅、土匪们瞪着贪婪的眼睛，恨不得一口把婷婷玉立的木英吞到肚子里：“好！好！老太爷有福！哈哈哈”

木英象被针刺了一样，她忍受不了这样的污辱，倔犟地甩开程怀的手咬住嘴唇，克制住自己走出门去——。

程怀还在自夸自擂地：“我程怀膝下只有这一儿姪女，也就是我亲闺女。她国高毕业，我供她念了大书！总算对得起她死去的爹妈……我那兄弟和弟媳……”程怀回头想拉木英与桌面上的人见礼，木英不见了，程怀急追出房门：“木英！木英！”

程中佩不耐烦地追出去，拦住程怀：“爹！你看你——”

程怀：“好！好！”跟进门。

程中佩干咳两声说：“眼下国军还顾不上咱这个地方。上峰有令在这按上钉子等国军回来，据可靠情报，共产党又往这派来一个区长，听说是个老八路！”

匪徒们停下筷子，地主豪绅们交换着不安的眼色——。

程怀吸一口气：“……难道他们就不怕死？”他轻轻放下了酒杯。

瞎眼邪神跳起来拍一下身边长满胡须的黑大个：“大炮头，不就是一个八路吗？”

大炮头把烟头往桌角一拧：“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伪满警察楚三风，四十多岁，光头黄脸，满面凶相，他撕咬着鸡腿毫不在乎地：“怕什么！还打他的黑枪！”

程中佩嘿嘿冷笑：“个把共产党何足挂齿，我倒要看看这个老八路到底有什么本事！”他转向程怀：“家里都准备好了吗？”

程怀站起指指墙角戳好的牌子：“早写好了！”他走到墙角将标有柴泉镇警察署白底黑字的木牌翻了过来。牌子反面已刷新，上写《开原县五区国民党党部》。

程中佩象吸足鸦片似的背剪着手走到牌前：好！好！明天给我爹做寿的时候就挂出去！”

匪徒们举杯狂叫：“挂出去！——”

院里，程怀卧室窗下

一直在窗下查看室内情况的程木英看到室内一切，她心烦意乱拎起小皮箱急步走进西院的小月亮门里，推开自己的房门。

木英卧室

这是一间整洁的绣房，可见女主人喜欢白颜色。白色窗帘，白色桌布，白色床罩，白色幔帐，室内陈设近似城市，有一个老式黑紫色木柜，一张皮椅。一个写字台，一个放满书的书架，门边有一个紫色银鸭蛋圆镜子的梳妆台。这是木英父母的遗物。墙上挂着木英父母的遗像，父亲显得斯文，母亲年轻清秀，蓬松的卷发有一双和木英同样美丽动人的眼睛。微笑着自己的女儿。

木英放下皮箱先掏出手帕，擦去照片上的浮尘便疲倦地躺在床上，在木英双眸上反复叠印：白底黑字的牌子《柴泉镇警察署》，翻过来《开原县五区国民党党部》

突然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嘶喊：“哥俩好——独占一呀，五奎手！”

木英翻身坐起，痛苦地捧住头——

在她那双充满痛苦的眼睛上叠印：山路大车上土匪们挑逗妇女时的丑态——。

山路大车上纪英、李仁、小刘、王春来那憨厚、善良、充满友谊的目光——。

木英慢慢站起，隔窗遥望远处的山峦，凝目沉思——。

王春来家

热气腾腾的饭菜，旺旺的火盆，使这个简陋的农舍顿时变得无比舒适温暖。

黑嫂举着勺子不停地给客人添饭，王妈妈给纪英、李仁往碗里挑粉条、吕汤——，嘴里

不停地说：“吃吧，吃的饱饱的暖暖乎乎的睡一觉，这热炕头可解乏了呢！”

纪英抬头看看王妈妈布满皱纹的脸，那头白发，那双饱含炽烈而亲昵的目光，使这个长年过着戎马生涯的战士，顿时产生了只有孩提时得到母亲抚爱才有的那种幸福和甜蜜感。他克制住自己的冲动，端起饭碗默默的品尝这不寻常的粗茶淡饭。

李仁吃的满面红光，抹抹嘴巴下地穿鞋——

“砰！砰！”传来两声刺耳的枪声

人们一跃而起——

院外土道上

王春来拉着一个面色苍白披头散发的姑娘，踉踉跄跄地跑进春来家——

屋里

姑娘扑到王妈妈怀里痛哭：“姑——”

王妈妈大惊：“小翠——”

王春来气喘吁吁：“报告区长，有情况”！

小刘指门外：“……那个未副官”！

张老爹骤然变色：“又是未三胜这个畜牲！他是程中佩的副官！”

大山一听未三胜三个字象被锥子扎了似的蹦起，掀炕席找应手的家什。

李仁拦住大山：“老乡”！

纪英：“隐蔽！”

小院里

未三胜跑过来，这个横行乡里的伪满警察，矮个麻脸，凶狠顽劣。仍穿着伪满警察服，挎把洋刀，头顶日本战斗帽，手拎匣枪虎假虎威“妈的，我看你还往哪跑，乖乖地跟我走！不听话我就崩了你！”他踢开了房门闯进屋。

屋内

李仁枪口顶住他的后腰，未三胜回头一看“哎呀”一声，小刘下了他的枪。

纪英：“绑上！”

王春来、李仁绑上了未三胜——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大山浑身颤抖，两眼冒火，刹那间他看到了披头散发的妻子在未三胜怀里挣扎——

未三胜那张狞笑的麻脸——

房梁上自尽的妻子——

炕上婴儿嚎哭——

他疯似地扑上去骑在未三胜身上铁拳如雨点般地砸在未三胜脸上鼻子上——

未三胜嗷嗷求饶——

纪英拉起大山——

未三胜爬起跪在纪英面前：“长一官饶命！”

李仁：“说，你是干什么的？”

未三胜：“我是派出来要鸡的。正月十五闹灯会，给特派员贺喜给老太爷拜寿，还有高跷会。”

纪英眼睛一亮和李仁交换一下眼色。

元宵节

柴泉镇程家大院

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程怀身穿皮袄外罩黑缎马褂，头戴水獭皮帽子坐在太师椅上，一双眼死盯着一个扮相俏丽的男扮女装的上装，他已经入了迷，抖动着一身肥肉笑个不停——。

街上

十几伙高跷排成一字长蛇阵，依次扭上大路——

院里

穿彩服挂纸花的高跷艺人，有气无力地喊道：“给老太爷拜寿——”“给少东家贺喜——”。

台阶上的尹老尖摇幌起手中的小红纸包：“这是老太爷的钱，大洋五块——”突然他瞪眼气呼呼地挤到一个四十几岁的庄稼汉身边厉声训斥：“荣屯长，怎么回事！拜寿的一点昂气都没有！半死不活的干啥！？”

一个穿彩衣的艺人晕倒，被抬出大院。

荣屯长，赤红脸膛，结实的身板，穿一套黑色短棉袄，腰间系一条长年不离身的蓝布围裙，脚穿乌拉，他不卑不亢地看看尹老尖，指指被拖出的艺人说：“你问问他吧！”说罢挤出人群向大门走去——。

程家大院门楼边墙根下

一老汉抱住晕倒的艺人拚命呼唤：“二寡妇醒醒啊！你这是咋整的！身板不行逞这个能干啥呀！？”老汉擦去“二寡妇”脸上的粉——。

“二寡妇”强睁开眼，苦笑一下：“大叔，少东家升官……，我敢不来吗？”

几个屯长跟在尹老头身后来到门楼旁央求：“外掌柜，求你在东家面前说句好话吧，今年大院的地都种不上还往各家摊派，到老秋东家和谁要粮去！趁早分义仓的粮！节气不等人！”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尹老尖瞪起眼：“不摊派叫我和谁要去？”

荣屯长：“蜘蛛屁股没完了，俺堡子鸡绝种猪断后，穷棒子一群，你自个要去！”

尹老尖眯起小眼睛，掂掂手中一串钥匙，摇头晃脑地：“明告诉你们，大院里粮肉堆成山，垛成垛，给谁吃你们心里明白！”他走到“二寡妇”身边狠踢一脚：“给我起来！浪去”。

老汉唾了一口，扶起二寡妇。

尹老尖点着荣屯长的鼻子：“我告诉你，你们屯的东西可一点没交！我交不了差！”

荣屯长瞟了大伙一眼：“好吧，咱们找少东家问问。”

尹老尖忙拦住：“不行，少东家正忙着呢。”

荣屯长心中一动，凑到了尹老头身边故作神秘的：“听说……又要来个区长，还是老八路，对不！”他比个八字。

尹老尖拧起眉毛，眨眨小眼：“不怕死他就来呗！”

柴泉镇村口

纪英、李仁率战士和大山、张琪等青年农民押着五花大绑的未三胜穿过大街，他们后边跟着一群人。

街上看秧歌的群众自动闪到两侧，他们惊诧地愣在那里。

高跷队不扭了，吹鼓手放下琐呐。

纪英一行人向程家大院走来——。

混在人群中的大烟鬼苏大喜伸着长脖子看着纪英，当他看见绑着的未三胜大吃一惊，挤出人群跑进程家大院——。

程家大院

苏大喜直奔正房，推门而入：“少……少东家！八路来了！来了！”

程中佩蹭地站起：“……他们来的这么快！”

苏大喜“还……还绑着未副官！”

匪徒们大惊：“啊！是三胜？”

程中佩故作镇静：“慌什么！？”

苏大喜突然惊叫：“少东家你看！”他指大门——。

纪英一行人在人群中挤进了大院。

院里

程怀突然看见上了绑的未三胜，他两腿打颤，结结巴巴：“各位……从哪来？”他转身想溜——

已经站在程怀身后的王春来，小刘一把将他按在椅子上，用枪逼住——

室内

程中佩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震懵了，他不知所措，不敢正面冲上去，狠狠吐出一个“撤”字，匪头目们忙挤出后门，钻进后院的一个小屋里——。

院里

尹老尖急忙跑上台阶向纪英鞠躬打礼：“各位……，请坐。这……小人招待不周……。”

李仁上下打量尹老尖：“你是干什么的？”

程怀：“我的外掌柜！”

李仁指指高跷：“叫他们停下！”

尹老尖：“是！是！”转对人群：“你们别吵吵！”

街上的人涌进大院，顿时院里挤的满满腾腾，人们惊奇地看着纪英一行人。

尹老尖吼叫一声：“都进来干啥？！”

纪英对李仁：“人越多越好！”

李仁高喊一声：“乡亲们……”他站在桌前向人群招手——。

群众稳定下来——。

人群中站着一个长得结结实实的农民。他三十多岁，眉宇间透出精悍和庄稼人特有的朴实的气质。衣服上钉着补丁却很干净。他慢慢挤到前面，当他看清枪口下吓呆的程怀，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微笑——

李仁接着说：“乡亲们，今天是元宵节，趁乡亲们过节，咱们就在这开个群众大会，下面请五区区长纪英同志讲话。”

纪英英姿勃勃，健步上了台阶。

人群静了下来，各持惊疑、紧张好奇、不解的目光望着纪英，程怀和

上了绑的未三胜。悄悄地议论——。

纪英审视一下人群微笑着说：“老乡们，过年好！给乡亲们拜个晚年！”他向群众举手敬礼——。

被吓呆了的程怀猛醒过来，他抬头看看面前的纪英，张大了嘴：“啊……”

人群哗然，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西院，木英卧室

伏案批改作业的程木英被掌声惊动，她觉得有些异样，便放下红蓝铅笔起身走出房门，到月亮门前，她眼睛一亮，目不转睛地看着正讲话的纪英。当她看到李仁又看到小刘、王春来枪口下的程怀，不由得全身打个寒战，双手捂住脸，缩到月亮门里倚在墙上。

台阶上

纪英异常亲切地：“今天是元宵节，我们五区人民政府在这和乡亲们一块过节——。”

人群中一阵赞叹的“啧啧”声。

月亮门里

程木英慢慢放下手，神色紧张地听纪英讲话——。

台阶上：

纪英：“按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不当亡国奴该过好日子了！可伪满警察，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还是无恶不做，横行乡里，欺压人民——。”

全院的人群鸦雀无声的听——。

月亮门内

程木英慢慢走出月亮门往前挤——。

纪英：“……大家知道，今天程家大院正办“喜事”，伪满警察署长又升官了！”

王春来拿出警察署牌子，亮在人群的面前——。群众拥挤着直盯着看着王春来翻动的两面牌子。

纪英：“乡亲们都看清楚了吧！警察署长程中佩，牌子一翻，摇身一变现在是国民党的特派员了！他还想骑在人民的头上！”

大山抢上一步夺下牌子，“咋吧”一声，牌子在台阶上摔成两截：“去你妈的吧！”

纪英充满感情地：“乡亲们，大家已经知道共产党来了，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不错，有了共产党劳动人民才能有希望。

人群小声议论着，往前拥挤着——。

纪英：“乡亲们，共产党派我们来是为乡亲们办事的！我们完全站在人民一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反动分子是百姓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民群众的疾苦也就是我们的疾苦！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木英挤在人群中——。

纪英从人群眼睛里看到了力量，他话锋一转对程怀严厉地：“程怀，你儿子程中佩伪满警察署长，政治土匪的总头目，限他在三天内到人民政府投案自首！”

程怀忙站起：“是！是！”他偷偷溜一眼纪英，额头沁出细细汗珠——。

后院小屋里

匪徒们剑拔弩张。邪神、楚三风拎枪紧靠着门，程中佩依在小窗上，枪口始终瞄准在后门放哨的战士。

匪头目大炮头哀求地：“特派员，打吧！咱从后边打进去，把三胜兄弟抢回来！”

程中佩压低嗓门骂道：“混蛋！仗在我家里打？！还要不要我爹！！”

大炮头暴跳起来：“这口气我忍不住了！”

程中佩：“你给我住嘴！”

大炮头一屁股坐在炕上“嘿！”

大院台阶上

纪英指指绑着的未三胜：“他叫未三胜，是程中佩的副官，程中佩派他们到屯里要粮、要猪、要鸡。他强奸妇女，逼人死命，为非作歹”他指大山：“他的妻子就是被他污辱后吊死的！”他指指人群中黑嫂怀里的婴儿：“扔下这个不到两个月的孩子！昨天他又追逐妇女，被我们当场抓获！”

众人愤恨激动

王世昌攥紧两只大拳头——

大山怒目睁圆——

黑嫂泪流满面

程木英秀眉紧蹙，向大山投去同情的目光——

纪英：“乡亲们，现在我代表人民政府判处政治土匪未三胜死刑，立即执行！”对李仁“拉出去就地正法！”

李仁等押着未三胜出了大院——

群众蜂拥着挤出大院——

“砰！砰！”两声清脆的枪声震撼着柴泉镇，召唤着受欺辱的人们。

程怀雍在椅子上——

木英挤出人群匆匆跑进月亮门——

街上

吹鼓手们猛地扬起脖子，唢呐长鸣，欢快的乐曲回荡在柴泉镇上空，精神焕发的鼓佬们抡开膀子擂动着一面面大鼓，震耳欲聋。高跷队的艺人们扭动腰枝，挥舞长袖——。耳朵上挂红辣椒的丑婆在青年男女间穿来穿去。

人群沸腾了。

愁苦的农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高兴，一双双火辣辣的目光交换着心底的喜悦。妇女们抱着孩子，扶着老奶奶挤呀、笑哇——。

刚刚剃下未三胜脑袋的大山，身上溅满血迹，手里拎着一把带血的大菜刀，瞪着一双通红的眼睛拨开看热闹的人群奔向程怀大院。王世昌、张琪和几个青年紧跟在大山身后蜂拥着挤进了大院——。

纪英正和几个屯长们说话，见状惊诧：“……大山，怎么啦？”

张琪忙说：“他把未三胜脑袋剃下来啦！”

大山一张紫红的脸上杀气腾腾：“区长，把他垛成肉泥也不解恨哪！我五尺高的汉子护不住自个的老婆！他死的苦哇……。”他对苍天呼叫着：“孩子他妈你闭上眼吧！共产党给你报仇了！”他抹一把眼泪：“区长收下我吧，我再也不回家了！从今天起我就是共产党的人，我参加啦！！”

纪英紧紧地握住大山的手。

月亮门里

程木英又被吸引在小月亮门外，偷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台阶下

黑嫂走到大山身边：“大山兄弟，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有我就饿不死他！”

大山猛然跪在黑嫂面前声泪俱下：“黑嫂我和孩子他妈一块谢你了！”他磕了一个头——两个壮实的青年农民偷偷捅了捅张琪：“你快说呀！”

张琪蔫巴巴地：“区长我们也要参加！”

纪英喜爱地看着面前的几个朴实的青年，他对李仁笑着说：“只要他们家里没牵挂，欢迎！”张琪等雀跃地抱住大山——。

李仁：“你们叫什么名字？”

张琪：“我叫张琪”，他指身边两个青年：“他叫李明，他叫尹明达。”

李仁拉住他们的手，后边的群众拥挤着，纪英示意李仁让拥挤的人静下来。

李仁摇摆着手：“乡亲们，静一静，听区长接着讲话！”

纪英兴奋激动：“乡亲们，除了一害大快人心！从今天起我们就要紧紧地依靠全区的乡亲们同甘苦共患难！”他扫视全院的群众。

群众静听

纪英：“乡亲们眼前有两大难处，第一是土匪，第二是春荒！”

一句话说到人们心坎上，群众动了起来——。

纪英：“请乡亲们放心，对程中佩这股政治土匪，我们保证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可现在就要春耕了，乡亲们缺吃少穿，没有种子没有牲口种不上地！这是件大事，春不种秋不收哇！”

人群中老人在抹着眼泪，频频点头，一老汉突然喊着说：“区长你说的对呀，我们没吃的凑凑活活熬啃着点可最愁的是种不上地，节气不等人哪！”

群众呼应着：“节气不等人哪！”

纪英等群众静下来大声说：“有办法！人民政府马上就在五区实行减租减息法！简单的说就是《二五减租》就是把交给地主的租粮和利息减回百分之二十五，归还给佃户和雇农所有！”

人们以惊喜的怀疑的目光望着纪英——。

纪英有力地挥动手臂：“《二五减租》一定要在春耕前办完！乡亲们，减了租有了粮，春荒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啊！？”

纪英的话磁石般吸住了站在最前面的农民王世昌，他微微张着嘴全神贯注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他眨眨眼看看程怀。

农民们面面相视，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纪英看到人群中各种反映，他强调地加重语气：“这是人民政府的法令！不管地主、佃户都要无条件执行！”

群众又拥挤起来，他们翘脚往前挤。“二寡妇”拔去头上的纸花，张老爹仰起头向纪英点头致意——。纪英的一翻话象一把火在人们心中燃烧起来——。

在磨难中成长起来的硬汉子王世昌那颗冷漠的心，被纪英炽烈的情感溶化。他那个饱含痛苦的双眸第一次闪出希望的光。

突然锣鼓齐鸣唢呐仰向长空，高跷扭起和人群搅在一块向大街上涌去。

柴泉镇的荣屯长抢上前紧紧拉住纪英的手，老年人围住纪英不知说个啥好。

荣屯长突然想起一句话：“区长，高跷扭了半天，又累又饿的……”

纪英对一直站在旁边的尹老尖说：“你是大院的外掌柜，由大院出粮出钱，好好招待一顿饭！”

尹老尖：“是！是！”

纪英叮嘱地：“荣屯长，让大伙吃好，吃饱！元宵节让乡亲们闹个够！”

荣屯长：“好！”他匆忙走出大院。

尹老尖走近纪英，胆怯地：“区长您……在哪下榻？”